

《沙彌律儀要略增註》，諸位同學，請大家翻開課本第六頁第一面第六行，我們還是從《要略》的文看起，我先將這個文念一遍：

【是故沙彌剃落。先受十戒。次則登壇受具。今名為沙彌。而本所受戒。愚者茫乎不知。狂者忽而不學。便擬躡等。罔意高遠。亦可慨矣。】

昨天我們講到《要略》這一段，這一段是蓮池大師一個感慨的話。蓮池大師他是明朝末年那個時代的人，距離我們現在也有四、五百年這麼長的一段時間。在他那個時代，我們佛門裡面的出家眾疏忽沙彌戒，疏忽戒律的情況已經相當的普遍。所以我們從這個文可以看出來，當時那個時代，大家學習戒律方面已經很普遍的疏失掉，就是不重視，不是很重視，因此蓮池大師才有這麼一段話，這段話感慨的講，這是當時就有這麼一個情況。到了我們現代，這個情況是更嚴重，出家人對戒律上大家不能夠認真去學習。現在也有出家人發心學習戒律，但是沒有得到善知識的指導，自己摸索，往往所學的也都是不正確，學得不對。因此蓮池大師這段話我們現在再讀起來，感受會特別的深刻。

下面是弘贊律師註解這一段《要略》，我們看這個文：「是故者。承上起下之辭。謂三無漏學。以律儀為首。出家五眾。十戒為先。故其始落鬚髮。即令秉受。由梵行無虧。次乃方許登壇受具。壇即戒場。此場僧共秉法羯磨而成。若非此場。戒無由得」。

昨天《增註》的部分我們講到這一段。這是受戒它有一定的儀式，要透過這個戒場，登壇，還要經過羯磨，這樣的一個程序才能

得到戒。但是這裡面，雖然有這個儀式，但是儀式還是有它的內容的。現在戒場受戒只有那個儀式，沒有實質的內容，因此還是得不到戒。我昨天也跟大家報告了，受戒它這個程序，它的作用，它的用意。如果之前有犯戒，比較輕的，在小乘戒方面，可以懺悔；如果四重戒，在小乘戒就不通懺悔，以小乘戒的理論來講，他就不允許受戒。譬如說曾經殺過人，這個在小乘戒裡面當然不通懺悔，沒得懺悔的，你曾經造過這麼重，殺生的罪業，這在小乘戒來講就不通懺悔。如果你說殺個微小動物，他還可以懺悔，如果你殺過人，那就不行，在小乘戒來講就不允許你受戒。從大乘經的理論基礎上，造再重的罪業，只要肯回頭、懺悔，佛都允許，大乘也有理論、方法修懺悔法。必定要懺除清淨，業障懺除清淨，然後才給你受戒。

所以我們在戒場受戒都有一個功課叫懺摩，就是讓你去懺悔。可能我剛出家那個時候，第二年去受戒，還有這個形式，但是現在是不是連這個形式都還存在，這個我也就不知道、不清楚了。有這個形式，沒有這個內容，一些有心人他還是可以透過這個形式去了解內容；沒有心學習的人，當然他不會進一步的去了解。如果有心要學的人，他會進一步，他為什麼安排這樣的一個儀式，到底是做什麼的，有什麼作用，要達到什麼樣的目的？一定會進一步去了解。有心要學，當然進一步就可以找出它的道理。所以受戒，業障沒有懺除清淨你就沒辦法受，過去就要透過羯磨。現在你沒有清淨比丘給你授戒，我們要受個沙彌戒也要兩個清淨比丘僧來傳授，才能得戒，要受比丘戒要五個清淨比丘。中國從南宋之後就沒有清淨比丘，因此我們現在要得戒唯一的方法，就是依《占察善惡業報經》，占察輪相，修懺悔法，修到現清淨輪相，你就可以在佛前受這個戒，然後去研究律藏，這個時候才能得戒。得戒就是說，你過去造

的重惡業，已經懺除乾淨。好像這個杯子以前弄髒了，你現在已經把它洗刷乾淨，可以裝乾淨的水，可以喝。但是在你還沒有洗乾淨之前，他不能給你，給你沒有用，倒下去都是髒的，好的倒下去也變成髒的，也是不能喝，沒有用。所以，受戒為什麼要透過羯磨。現在沒有清淨比丘，你要透過這個懺悔法。所以大家如果真正有心要學這個戒，要得這個戒，《占察經》就不可不讀。

如果只受菩薩戒是可以依《梵網經》，在我們中國佛教，出家眾都是用《梵網經》，十重四十八輕戒。但是《梵網經》它也有懺悔法，《梵網經》它的條件，就是你修懺悔法，要修到見到好相，這樣為標準。譬如說你見到佛菩薩、看到蓮花，像《了凡四訓·改過之法》裡面講，你夢到幢幡寶蓋，晚上做吉祥的夢，這些都是好相、瑞相。有這樣的好相，你才可以受戒，就表示你過去造的惡業已經懺除乾淨，才会有這些好相現前；還沒有見到這些瑞相、好相，就表示我們過去的惡業還沒有懺除乾淨，還要繼續修懺悔法。一定要懺除乾淨才可以受戒，受了戒才能得戒，得戒才能進一步去持戒。所以這個戒它有它一定的條件，不是說我們這樣講一講就受了戒。

所以，那天有一位法師來，他說他要退比丘戒。我說你什麼時候得到比丘戒？我說不要說沙彌戒，連五戒都沒有。退戒是什麼？像蕩益大師一樣，他占察到清淨輪相，他真的得到比丘戒，但是很多因緣不允許他如理如法去持這個比丘戒，他就在佛前退戒，現在做不到，退到沙彌去。他是得了戒，做不到，他來捨這個戒、退這個戒。你現在戒的一個影子都沒有，退什麼戒？實在講，你連破戒都談不上，因為你沒有戒。你有戒，你犯了才叫破戒，你連這個戒都沒有，那不是叫破戒，叫造惡業，不是破戒。你得了戒去犯，那個叫破戒，破戒又多一重。譬如說這個性罪，殺盜淫妄，本來你沒

有受戒犯了還是有罪，但是你受了戒，又多一重破戒的罪；沒有受戒的人他還是有罪，他只是一重，受戒的人就兩重。這個道理我們一定要明白，才不至於產生誤會。這是講戒要透過戒場羯磨這樣的一個儀式才能得戒。

下面是給我們解釋具這個字，「具是具足」，具足的意思。此地講的具足，「謂受比丘二百五十戒。即便具足涅槃妙因。亦名近圓。圓即圓寂。謂此大戒。與涅槃相去不遠矣。」比丘戒叫大戒，沙彌戒叫小戒。一般講具足戒，這裡講的具足戒是指比丘二百五十戒，如果是比丘尼就三百四十八條大戒，也有地方講五百大戒，它的戒條很多、很微細。得到具足戒，受持比丘二百五十條大戒，這個具足戒，即便具足涅槃妙因。就是說你只要遵守這二百五十條大戒，你就具足證得涅槃的妙因。因為你受二百五十戒是因，證得涅槃的妙果，就是果報。這是為什麼古時候真正登壇受了比丘戒，天魔宮殿都會震動、都會震撼。所以比丘翻成中文意思有三個，一個怖魔，一個破惡，乞士，三個，其中有怖魔這個意思在裡面。怖魔就是魔王看到心裡恐怖，為什麼？你持比丘戒，你就可以超越三界，超越三界他就沒有辦法去控制你，他就控制不了，他的人民又少一個，在六道裡面的人民又少一個，他就很不喜歡，看到心裡不舒服，所以就會來障礙。像佛在菩提樹下示現成道，也是有天魔來干擾、來擾亂。這個事情我們可以理解，所謂魔就是迷惑顛倒，他還不覺悟，如果覺悟，他就是佛，不叫魔。反正迷惑就叫魔。

這個我們也可以理解，你看我們一般凡夫，我們先不要講其他，一般我們說寺廟道場，在我們寺廟道場的信徒如果跑到其他道場去，看了心裡就會不舒服，我的信徒被搶走了。所以凡夫他都有控制跟佔有的欲望，老和尚講經常講，不相信你可以去試看看。我們看到別人就回頭要來想自己，觀察自己，這樣你修行才有一個下手

之處。不要一天到晚光去看別人的錯誤，別人的錯誤就是在提醒我們不要犯跟他同樣的錯誤，他就是我們的老師，他就是我們的善知識。

天魔他看到比丘受了二百五十條大戒，他心裡就恐怖，這個人有能力出三界，他心裡就很不舒服，這個人跑掉了，他控制不了，所以怖魔。「謂受比丘二百五十大戒」，他便具足涅槃妙因。佛在《四十二章經》講，你只要如理如法持這二百五十條戒，這個涅槃是指阿羅漢，小乘的涅槃，就是脫離三界六道生死輪迴，不會再到六道裡面來受生死輪迴這個涅槃。你只要清淨持這二百五十戒，一定可以達到出離生死涅槃的彼岸，所以他就具足這個妙因。「亦名近圓」，近圓就是接近圓滿，近是接近。「圓即圓寂」，寂就是不生不滅，圓是圓滿，圓滿達到不生不滅。涅槃是印度話，翻成中文就叫圓寂。所以在我們佛門出家人往生，有的都叫圓寂。其實不是說人死了才叫圓寂，你人還沒有死，你證得涅槃的果位就叫圓寂。「謂此大戒，與涅槃相去不遠矣」，這個大戒離你得到阿羅漢這個涅槃已經距離不遙遠，很快了。所以受了這個戒，我們一定要知道，它要達到什麼樣的一個目標。

我們接著再往下看：「今名為沙彌。而本所受戒者。此謂推本得名。由本受十戒。今得沙彌名。名既因本。故當習學謹持」。

我們先看到這一段，這一段是《增註》裡面給我們解釋「今名為沙彌，而本所受戒者」，給我們解釋蓮池大師這段話。「此謂推本得名」本就是说它根本的意思，我們一般講顧名思義，你聽到這個名稱，你就會推想為什麼有這樣的一個名稱？譬如說沙彌，也是一個名稱，他為什麼叫沙彌，為什麼不叫別的名稱，為什麼叫沙彌這個名稱，沙彌這個名稱到底什麼意思，這個就是推本。「今名為沙彌，而本所受戒者，此謂推本得名」，本是什麼？為什麼他叫沙

彌？因為他受這十條戒才叫沙彌，如果不受這十條戒不能稱沙彌。我們現在剃了鬚髮，這個沙彌叫名字沙彌，不是實質的沙彌，有名無實的。

下面講，「今得沙彌名，名既因本」。今就是現在，我們現在，譬如說大家出家、剃頭了，這個形相也是有沙彌這個名稱。前面講驅烏沙彌、應法沙彌、名字沙彌，不管是什麼樣的名稱，總是這個名稱都叫沙彌。「名既因本」，這個名既然是由本受十戒而來的。你想這個名稱是怎麼來的？本來就要受這十條戒才叫沙彌的。這個名稱，既然是因為要本受十戒才能稱沙彌，「故當習學謹持」，故就是因為這個緣故，所以我們應當要學習。習是實習，學是了解、求解。習就是在生活當中我們來實習，我們照這樣來做，一方面做，一方面來學為什麼要這麼做，在做的過程當中有什麼樣的狀況。謹就是謹慎，持是保持，要謹慎來保持這十條戒。

「而不學不持」，這是蓮池大師講的，當時他就看到很多出家人不學不持，我們現在出家人不學不持的情況是更為普遍。像現在講經還比較多，聽經的人也比較多，要去聽戒律的人就比較少。為什麼？一聽到戒，第一個反應，就覺得這個戒來束縛我，我就得不到自在，不敢來。所以在過去，早在四十年前，台中蓮社李老師他那邊教學，他有三不勸，三種他不勸，第一個不勸人吃素，第二個不勸人出家，第三不勸人受戒，這三個他不主動勸人。但是他勸人來聽經，經聽明白，你要吃素、你要受戒、你要出家，由你自己決定。他不主動勸人，但是勸大家多來聽經。所以現在末法時期，你一開始去講戒，恐怕沒什麼人會來聽；你說講一部經，來聽的人，大家會比較有興趣，人會比較多。所以，李老師就是在講經的時候附帶提到戒律方面，這也是一個方便法。但實在講，經是定學，戒是律學，律是在前面。

為什麼大家不太有意願來聽戒？因為對戒的內容以及功德利益不了解，他不了解，他就不敢來嘗試。有一些人，以前我也遇到一些居士，他也都是很好心，他說我現在還不行，等過幾年我家裡弄得怎麼樣、事業怎麼樣再來。他的意思就是說，現在我學了我做不到，等以後我能做到我再來。像這一類的，都是屬於對戒真正的功德利益，他認識不清楚，產生很多誤解。這個誤解會導致他不敢來學習，以為學了戒就綁得死死的，動彈不得，他現在不可能，他做不到，學了這個戒他就覺得很不自在，所以就不敢來學。實際上跟一般人想的剛好是相反，為什麼說相反？因為你不學戒、不持戒你才會不自在，你想要得到解脫、自在就要學戒，你才會得到解脫、自在，剛好是相反的。如果明白這個道理，沒有一個不樂意來學習，因為學了這個可以幫助我們得到解脫、得到自在，何樂而不為？他為什麼不敢學？學了就不自在，好像綁得死死的，這裡不行，那裡也不行，覺得我學了這個，好像拿條繩子來綁自己，所以他就不敢來學。其實，這些想法，剛好是顛倒、錯誤的。戒是幫助你得到解脫、自在的，幫助你得到清涼的，它不是去綁你的。所以佛門的戒律，它不是宗教式的戒條，不是約束人的，不是去控制人的，而是幫助我們得解脫、自在的，這一點我們必須要認識清楚，才會發心進一步來學戒律。

下面講：「而不學不持。由二種人。一愚。二狂。愚無慧目。不鑒是非。故於諸戒相。茫乎不知。狂妄邪見。不循位次。故於如來聖制。忽而不學。便擬躡等者。躡跨越也。等級也」。

我們先看這一段。不想學、不想持這個戒，弘贊律師給我們講有兩種人，「一愚，二狂」，第一種人是愚痴，第二種人是狂妄。

「愚無慧目」，愚就是沒有智慧，這個目是比喻，沒有智慧的眼睛叫無慧目，不是說眼睛瞎掉，他沒有智慧去辨別。「不鑒是非」，

不鑒就是說他沒有辦法去鑒別、鑒定哪個是是、哪個是非，這就是愚痴，沒有能力辨別是非善惡、真妄邪正，連利害得失都無法去辨別，這就是愚。我們現在這個時代，這一類的人也不在少數。我們看到這個，我們先不要去想到別人，哪個人愚痴，我們先回頭來想自己，我是不是無慧目，這是最重要的一個課題。先回頭來想想我們自己，這兩種人我到底是哪一種人。

不鑒是非，「故於諸戒相，茫乎不知」，對於戒律這些事相茫然，完全不知道，不知道該怎麼做。現在我們看到別人，也要馬上回頭反省自己。我們看到別人，出家人也不懂得持戒，回頭看看我們，我們是不是跟他一樣？我們跟他一樣，我們不要笑別人，自己也是一樣。先不要去笑別人，回頭先來看看自己，別人就像一面鏡子一樣，我們來對照對照，我們是不是也是這樣。所以我們現在剃了頭，人家問我們，起碼問我們沙彌十條戒是哪十條，你要念得出來。你總不能說什麼叫沙彌十戒，什麼叫沙彌？這個就真的是太離譜了。但是現在也見怪不怪，現在離譜的事情已經很普遍。出家人自己本來應該學的、修的，都完全不知道，剃了這個頭，對在家信眾是交代不過去。這是這一類的，對於諸戒相，茫乎不知，不懂得怎麼持戒。

有一些人他也拿戒本要來講戒，講了很多，是不是他就有智慧？也未必。如果沒有善知識來指導，而且又不遵循古人。譬如老和尚也常常在講席當中告訴我們一個原則，你現在找不到好的老師，但是你可以找古人。古人不在了。不在，他有他的著作在。我們現在學戒律，距離我們最近的一位大德就是弘一律師，清朝末年，民國初年，弘一律師。他的著作，我也看了一點點，看了一點點覺得就有很大的幫助，對戒律的一些常識、做人處世的道理他都講到，我們才知道什麼叫做戒。現在有很多人他也標榜學戒律，但是他沒



有得到真正通達戒律的老師來指導，自己又不肯向古人學習，往往他自己想怎麼修怎麼修，自己對於戒律學方面認識得不夠，或者認識有偏差，這樣修就不對，怎麼修、怎麼學都不像。這一類也是屬於愚，「不鑒是非，故於諸戒相，茫乎不知」，他還是不懂，這一類也不能算有智慧。

所以我建議，大家如果要學戒，起碼近代弘一大師的書要看，起碼他的講演錄要看，他的著作，像《晚晴集》這一類的，《格言別錄》要看。比較遠的就是蓮池、蕩益，我們淨宗祖師蓮池、蕩益大師，特別是蕩益大師他在戒學方面下很深的功夫。實在講，蕩益祖師他不但是淨宗的九祖，其實也是當代的一個律宗的祖師，他的書要看。蕩益祖師的《寒笈集》我也常常看，還有蓮池大師編的《緇門崇行錄》、《僧訓日記》，這些都要看。你才知道怎麼學習這個戒，才不會像這裡講，「愚無慧目，不鑒是非，故於諸戒相，茫乎不知」。茫乎不知這樣的人還好，有一些人自己不知道以為自己知道，然後他再去教別人，又給別人誤導，那個更麻煩，那是更麻煩。強不知以為知，自己不知道以為自己知道，這個都是錯誤的。

下面，「狂妄邪見，不循位次」。他不是不能學這個戒，他能夠學，但是他不遵循這個次第。「故於如來聖制，忽而不學，便擬躐等」。這個狂是狂妄，他也有很高的聰明智慧，但是他不依循這個位次，不依照這個次第來學。對於「如來聖制」，聖是尊稱，如來制定的戒學，忽是忽視，不學。這個忽視有很多方面，第一個就是他想很快成就，好像要一步登天，要想趕快成就；第二個就是對戒他有他的看法。像我們老和尚早期學佛，他在講席當中講過，他也是舉出他自己的一個例子，他的看法是說這個戒律就跟我們中國的禮一樣，在我們中國這個禮每個朝代都有變更，它的精神是不變，但是禮的形式上會因時、因地、因人有所改變。所以夏商周三朝

的禮都有不一樣，但是禮的精神是不會改變的，但在形式上會有改變。老和尚他也講，他說他當時（年輕的時候）總認為戒律就跟中國的古禮一樣，戒律是印度出家人三千年前當時的生活方式，等於我們中國儒家的禮，生活方式。三千年前印度的古人他的生活方式，拿到三千年後今天的現代人，又到中國這個地區，能適用嗎？所以，當時他對學經很有興趣，但是對戒律方面，他認為跟中國的禮一樣，應該有所變通。老和尚也講，戒律傳到中國來之後，也經過一番改革，就是叢林的清規；在生活方式上跟古印度就不一樣，因為中國這個地區氣候、生活方式、文化習慣跟印度是完全不一樣，佛法傳到中國來，適應中國這個地區的民情，所以做了一個調整。所以在古代，「百丈立清規，馬祖建叢林」，建立這個道場，立了這個清規，等於說戒律的中國化、現代化、本土化，這個方式上有所改變。

但是到了最近，老和尚，我們聽他講《華嚴》，講這個課，他現在的發現又不一樣。最近他又講，這個戒跟禮不一樣，禮是適用於世間法，維持人與人之間社會、家庭的秩序，能夠得到安定，所以它會因時、因地、因人有所變通。但是戒跟世間的禮，它的作用不一樣，因為戒不是只有世間的風俗民情。禮是以和為貴，人與人相處的和諧，這是禮的精神。就是現在講的，你要達到和諧社會要靠什麼？要靠禮。你不講禮，怎麼和諧？和不來。國與國之間、人與人之間互相交流往來，靠一個禮。這個禮當然古代現代、中國外國都有不同，所謂入境隨俗，人家才歡喜。你看，我們中國人見面禮，握握手，這是見面禮；外國人他一見到你就給你抱一下，給你親一下，這是他的禮。今年在圖文巴，那個市長是女眾，她看到我給我抱一下，給我親一下。在我們中國人看，怎麼這樣！他們洋人就是這樣，這是世間的禮，如果你不接受，他心裡就不舒服，你要

入境隨俗，你到他們的國家就隨順他們的民情。所以，老和尚也被抱、也被親。他們就是這樣，他覺得這是最好的禮，對你最尊重，不嫌棄你，才抱你。看你就討厭，還抱你？理都不理你，對不對？那是禮。

但戒跟禮不一樣，戒是要幫助你了生死的，跟世間的禮是不一樣，它的作用上不一樣，你不能把戒律拿去跟世間的禮混為一談，不可以混為一談。所以老和尚最近又講，這個是凡聖的分水嶺，現在你要做凡夫你就不要學，你要超越你非學不可，你不學你就是凡夫。佛也不會勉強你，他不會用這個來約束你、來控制你，佛不會去控制人，他只是告訴你，你要超越三界六道你非這樣做不可，你不這樣做你就沒辦法，你就得不到解脫。所以這個戒，它是幫助我們超越，所謂出世間法。出世間就是出離三界六道生死輪迴這個世間，你不再受生死輪迴，戒它的作用是幫助你這個。

我們現在再回頭來看看，我們修各種法門，只要是佛法，它最終目標，都是幫助我們了生死、成佛道。最終目標，最高目標，成無上道。你自己了生死，你去度眾生，也是幫助眾生了生死。不然你度什麼眾生？你幫助他什麼？你還是幫助他解決生死的大問題，這個問題最大。這個最大的問題可以解決，其他的問題都不困難，就很容易。所以佛法雖然有講五乘，人乘、天乘、聲聞乘、緣覺乘、菩薩乘，五乘佛法。像學校，幼稚園、小學、中學、大學，成佛是研究班，一佛乘是研究所。雖然講人天乘，但是他還是會給你引導再超越，他不會說你永遠就做個人天，統統在三界，不要出來，不要提升，佛的教學不是這樣，他是要不斷提升。但是現在你在人間，他先教你怎麼做人，先把做人的根基紮穩，然後進一步提升到天道，從天道再超越三界，再一步一步給你提升，最終他還是要你成佛的。前面這個叫方便，前方便。但是雖然是方便，也是你真實

的一個必修的過程。你達到真實，這些方便也都變成真實。所以《法華經》講，世間一句治世的語言都符合實相，都跟一實相相應，這個道理我們必須要明白。

所以這個戒律，你學了之後，你必定要先認識清楚，我為什麼要學這個戒，我學了這個戒要達到什麼目標，這個戒的功能、它的作用是什麼，這些要清楚。明白之後，你才會喜歡來學，你覺得學了這個有好處。如果不明白，聽到戒這個字就怕怕的，就感覺會受到約束、束縛、不自在，得不到解脫，就會有那種心理反應。所以一定要認識清楚。「忽而不學」，就是忽視、疏忽了。「便擬躡等者」，下面解釋，躡叫跨越。「等級也」，這個等就是等級，一級一級的，像我們上樓梯一級一級的。

下面，「學記云。幼者聽而弗問。學不躡等也」。

「學不躡等」，這是講學記。這邊有個註解，學記是《禮記》一篇的名稱，《禮記》裡面有一篇叫「學記」，老和尚講經常講，學記。「記述古代的學制、教材，學習的功用、目的、方法、效果，以及教學為師的道理」，這是學記這篇。學記，老和尚常常講到《學記》這本書，有機會我們也可以找來看看。做一個中國人，不能不認識我們祖宗的傳統文化教學。《學記》裡面講，「幼者聽而弗問，學不躡等」。這個幼就是年幼，弗就是不，在聽，弗問，就聽講就好。年紀小，他思想見解各方面不成熟，就不要問太多，就叫他多聽。但是現在小孩可不是這樣，問題比大人還多。所以現在的小孩就不好教，他懂的比大人還多，大人沒有看過的他都看過，他的問題有的大人都回答不出來，所以現在的小孩子不好教。但是古時候這個《學記》，就是「聽而弗問」，你只要聽講，先不要問。

「學不躡等」，就是你的學習不要跳過去，要按照順序、次第

來學。這是我們要注意的地方，學不躐等，這方面我們同修大家多留意。老和尚這幾年特別強調這四個根，我聽老和尚的經三十九年，最近這四、五年，他對四個根是特別強調，早期他並不那麼強調。這個道理也是看到講經這麼多年，學習真正成就的人非常少、非常稀有，仔細追查它的原因，缺少基礎的修學，都是空中樓閣，缺少基礎的修學。所以在晚年他特別提倡《弟子規》、《太上感應篇》、《十善業道經》、《沙彌律儀》。過去也有提到，但是提了，只是提一提，剩下來就是大家自己來學習，自己去發心，他也沒有特別不斷的一再強調。這些年就是不斷的一再強調，這跟過去就大不相同。除了強調之外，像現在還有因緣在湯池辦文化中心，《弟子規》的學校，這是更落實。所有的因緣不具足也有困難，也會有障礙。現在這個因緣慢慢成熟了，慢慢成熟了。

我們這次藉由護國息災法會的因緣，我們也有機會在這裡一起來學習《沙彌律儀要略》，這也是一個因緣，這個因緣也是非常難得。如果說我們沒有遇到這麼長時間的一個法會，我們也沒有這個因緣一起來學習。你看，我一天到晚在外面跑，哪有時間？時間都在飛機上、在車上，哪有時間？各位各有各的因緣，你們住在道場也有道場的事情，也不太可能抽出時間來研究這個東西。為什麼？因為現在道場，他主要去修的並不是在這方面。譬如說我們淨宗道場，大家去：我們是來念佛的，不是來學戒律的。是來念佛的，當然大家就不會去想到來學習戒律的事情。到禪宗的道場，我們來參禪的；到密宗的道場，我們來學咒的；到教下的道場，我們來學經教的，當然他也不會去注意這個東西。但是不管你學淨、學密、學律、學教，戒還是基礎，它等於是一個共同科目一樣，不管你學哪個法門，它是一個共同科目。

我們修淨土也是一樣，所以跟大家上這個課之前，我就提出淨

業三福。淨業三福我們也常常聽，但是並沒有進一步深入的去體會。所以聽也聽得耳熟，我們也會講，但是並沒有進一步的去落實，可以說對於淨業三福的學習，這方面就不是很認真，甚至是疏忽了。因此我們看看《佛說觀無量壽佛經》這十六觀，佛還沒有給韋提希夫人講十六觀先講淨業三福。我們現在修淨土是修淨業，修其他各種法門其實也都是修淨業，所以佛才在《觀經》講，這是「三世諸佛，淨業正因」。這句話我們不可以疏忽掉，疏忽掉可能我們這一生學淨業就學不成。韋提希夫人請問釋迦牟尼佛，她看到極樂世界，她很想去，怎麼去，怎麼才能生到那裡？佛不是一開始就跟她講十六觀，先跟她講淨業三福。這是什麼道理？應該直接就跟她講，妳怎麼觀怎麼觀，就去了。我們知道有實相念佛、觀想念佛、觀像念佛、持名念佛，我們現在用的這個念佛方法是出在第十六觀持名念佛，還是離不開十六觀。佛為什麼先講淨業三福，而且跟她講這是三世諸佛，淨業正因，這句話我們就不能疏忽。

早期老和尚也常常提這個事情，雖然常常提，但是這個淨業三福怎麼修？它是一個綱領、原則，這個淨業三福怎麼修？沒有一個具體落實的一些資料以及做法。到最近這幾年他就比較具體，現在《弟子規》也在開始進行做了，《太上感應篇》，這個早期也常常提的，《了凡四訓》、《安士全書》。但是現在我們缺乏的，像聽老和尚講大經大論的，老和尚講的，我們誰也講不過他，他是講了五十幾年，講到爐火純青，但現在講這個基礎的人少。所以印光祖師提倡的《安士全書》、《了凡四訓》、《感應篇》，其實講了一遍，大家聽聽有這個概念，有這個概念你會修了嗎？你這門功課畢業了嗎？未必。聽一聽，只是知道有這個概念而已，具體的要怎麼做都還達不到。你現在找法師來講這些大經大論的有，你找誰來給你講這些基礎的？恐怕就找不到。講這些基礎就是要落實在行的方

面，譬如說《了凡四訓》，你要怎麼修、怎麼做，這是要把基礎打好。所以淨業三福它是我們修學的一個次第，第一福是人天福，第二福是二乘福，第三福是大乘福，這是修行次第。老和尚現在提倡這些，也離不開淨業三福的原則。